

■ 早闻狄声

12年前看《岁月神偷》，还是在大学附近的影院，哭得满脸都是眼泪，等开始放片尾字幕了，才尴尬地左顾右盼，在一片吸鼻子的声音里毛手毛脚地擦脸。

大概是因为年轻，明明真实地哭了，哭完又有一种奇怪的恼羞成怒。回家写观后感，洋洋洒洒地一顿夸，临到结尾又故作成熟地挑剔：“一步难一步佳”“做人总要信”等等台词的铺垫太明显刻意；扮演大哥的李治廷和扮演富家千金的新人女演员表现平平，吴君如的双手也实在保养得太好，缺了点贫民窟的粗犷；还有片尾不必再加一句“岁月原是最大的小偷”的感慨，多一些留白，观众看得懂。

■ 花言俏语

“人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”，这是电影《人生大事》里的一句台词，看到这句台词被剧中的老人讲出来的时候，心弦为之一动。

《人生大事》的故事并不复杂。莫三妹，有点混不吝的花衬衣小伙，生活在市井烟火之中，家里从事的是殡葬行业，为了男女情事，他打了一场架，把自己打进了监狱，出狱之后，他面对重重问题，要改善自己的形象，要继承家族交给他的殡葬行业，也要让生活继续。一次出任务，他遇到哪吒打扮的小女孩武小文，武小文不理解死亡的含义，她坚持认为，她的外婆之所以消失，都是莫三妹导致的，于是跟定了莫三妹，要讨回自己的外婆。

一点执着，一点死结，是许多故事的起因，这种执着，多少有强求，但一旦故事被推动，这点执着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。人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但莫三妹和武小文，却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莫三妹有点厌弃自己家族从事的行业，纯粹是为了重新立足，才对父亲言听计从，并且出尽百宝，想要在短期内赚够三十万。武小文的母亲，在浑浑噩噩中，贸然怀孕生女，又贸然破坏了自己的生活，留下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武小

■ 钱眼识人

最近，很久没有音信的演员张曼玉一身短打，露出腹肌，在品牌店铺里打碟，旁边作为同龄人的天王郭富城、作为晚辈的谢霆锋都是西装革履，很有默契地摇头晃脑，很有喜感。看影后这鬼马的精气神让我一下子想起她的“金镶玉”，噌地一下就躺在沙漠孤宅的屋顶上唱小曲儿。这种联想也只有我等饱受港片洗礼的同龄人才能信手拈来，自作主张了。

无独有偶，一部正在播出的海外剧《迷离劫》中，导演特意安排曾经合作过《宋家王朝》的郭君梅出演张曼玉本人，角色英文名就是Jade，据说这是得到了张曼玉本尊的认可。这一段戏与张曼玉真实的人生经历相关，讲述的是前夫导演午夜梦回突然看到前妻出现在寓所，有些惊恐地问，“你是谁”，“玉”略带怨怼地说，我们生活了五年，你竟然忘了我是谁？而后就

人生似苦海，岁月如神偷

看到导演罗启锐去世的消息，又想起了这部电影。故事主线和细节还历历在目，尤记得电影的前半部分的明快，孩童罗进二懵懂天真，有点调皮，有点混不吝。在他的眼睛里，一家人齐齐整整，生活也足够简单——老师当众批评他成绩“差差差”，他想到的是舞蹈的节奏“恰恰恰”；洋警察上门收保护费，要他学英文先倒背26个字母，他认认真真当成游戏；就连偷吃月饼被邻居们打上门来，也不过是一次嚎啕大哭的记忆。

但很快，厄运的阴影开始笼罩在平凡的一家人头上。优秀的哥哥早早见识到贫困生活的束缚，有心高飞，却意外罹患白血病；勤劳的父母积极

赚钱养家，可一场台风就能让他们没有片瓦遮头。母亲反复念叨的“做人总要信”，与其说是煽情的金句，不如说是在困境面前的最后挣扎，如果不信，还能怎么办？日子总要活下去。

我至今也不觉得《岁月神偷》是罗启锐最好的作品。然而年纪渐长，现在似乎更能理解他对这段记忆的沉醉——那是生活条件最苦的年代，却也是家庭最圆满的时光；多年后回想，贫穷困苦都只是笑谈，能为你撑起一片天的父兄却已经天人永隔。更重要的是，对罗启锐个人而言，胞兄的突然早逝，也直接影响了他的成长轨迹，昔日的顽童快速成长，提前体会到人生似苦海，岁月如神偷。

钱眼识人，在看似繁琐仪式的背后，竟是这般浪漫深情。”

是啊，当一个人，反复看到从生到死的过程，意识到人有肉身、人有肉心这个事实，很多事瞬间就破解了，许多玄而又玄的道理，曲折深奥的探讨，都抵不过肉身生死这么一个巨大的背景。在这个背景上，一瞬间的错误决定，一个阶段的挫败失落，都被放进了一个更长时间段的背景里，人生的全部，到最后也不过酿成一朵小小的烟花。那些挫败和错过的严重程度，它所带来的创痛，自然就减轻了。我们以毫米厘米为计量单位的人生，就被延展成以公里计。

作为电影，不可能没有缺陷。例如它构成故事的方式，在一个场景的情节任务就要完成的时候，突然有人一声爆喊，哪哪哪出事了，于是全部人员转场，到下一个场景里去继续喧嚷，用得多了，自然会带来疲倦感。但整个故事没有松劲，演员的表演也全部到位，朱一龙的新形象（我感觉这个形象借鉴了《谁先爱上他的》中的邱泽）从此立定，杨恩又的刁蛮和深情也都拉满，一颗新星冉冉升起。

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《人生大事》的票房破了六亿元。在从前，我对

时光匆匆，被偷走的何止是亲人，何止是童年的快乐。人们总要过了许多年，才会再回想曾经时，细数失去了多少、错过了多少，剩下的又还有多少。就好像罗启锐导演去世的消息公开后，王晶发文回忆两人1980年代在邵氏片场的初见，“当时大家都很年轻，感到前面的路很长。今天听说他走了，那么有才，那么英俊，总觉得他还能做更多，世事无常，我们这一辈，也到了一个一个一个走的时候了。”

曹原狄

媒体人

人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

文，和外婆一起面对凶险的生活。这样两个人，不可能不执着，唯有执着，才能破解人生困局。

仅仅讲述现实中的这样两个人，似乎还不够，编剧兼导演刘江江，给这两个人分别给出两个对应的神话人物，一个悟空，一个哪吒。莫三妹登场，“五指山”等等意象就反复出现，就连他坐的沙发，都是手掌形状的；武小文出现，哪吒形象就明晃晃地亮在眼前，她说话前，总要顿一顿红缨枪。他们在人间左冲右突、跌跌撞撞，但却又不够胆气，必须要借助两个神话人物，来给他们赋予一点传统，一点前因后果。

但当他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死，也就了解了一场又一场的生，于是融化铁石心肠，于是长出血肉联系，于是不再是孤家寡人，于是懂得了老父亲的教诲，“干我们这行，得有一颗圣人之心。”也就自然而然地带出了刘江江的感悟：“我逐渐意识到，原来葬礼是活人办给活人看的。当所有人聚集在葬礼上缅怀逝者，回顾他的一生，讲述自己和他的感情，为他入殓穿衣、守灵吊唁、烧纸出殡……原来葬礼上做的一切，其实都是在治愈活着的人。中国葬礼仪式向来被诟病繁

票房数字是无感的，甚至对那些票房节节拔高的片子，有一种下意识的逆反，总觉得他们必然是在某些地方迎合了观众，才有这样的成绩。但此时此刻，我却满怀期待地注视着《人生大事》的票房，希望它再拔高一些，因为，此时的电影市场，实在太需要一两部票房大爆的片子，把整个市场带一带。也向所有的观众发出信号，电影又可以了，电影院又可以了。电影没有死，至少此时此刻还没有死，我们到电影院去看电影的欲望也没有死，渴望和别的观众一起欢笑悲愁、共振共鸣的渴望也没有死。

也不完全是因为电影，电影也只是个信号，我希望借由电影这个信号，让我们感受到，生活没有停滞，生活在继续。人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不会像《瞬息全宇宙》里那样，作为两块石头存在，那么超脱，却也那么寂灭。尽管路之尽头，也不过一颗烟花，但此时此刻，我们还是需要相互看见。

韩松落

作家

真假曼玉

展开了关于记忆与爱的双重验证。导演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出于很多原因，一些我不理解，一些我不理解，曼玉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，我是在剧中重现一场从未进行过的对话。在确认前妻是允许拍摄这段戏时，导演连电子邮箱都没有，可见离婚后这对影坛伉俪多么疏远，剧中的“玉”和张曼玉最关心的是，你为什么要在缺席的情况下翻拍《迷离劫》（张曼玉与前夫定情之作）。在回复导演严谨甚至有些诚惶诚恐的追问后，张曼玉给予了这样的回复，我不想演戏，过去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，你有权做你觉得正确的事，如果你想要得到我的祝福，那你就拥有了。唯一的坚持是讲剧本中，也是本尊的英文名Maggie改成现在的Jade，理由是她已经不是当年的玛姬·张。而我猜想，这更可能是一个在香港黄金时代叱咤风云多年的

头排影后的一点生存智慧，就像“金镶玉”烧了客栈，重新过上刀口舔血的生活也是无缝连接的。在那一刻，张曼玉默许了前夫创作的冲动，把当年两人郎情妾意的小成本文艺片端成IP的地位，但也保留了华语影坛第一个奖项大满贯的影后该有的体面。这是一条有立场和态度的退路，如果有好事之人一定要问，这不是张曼玉，是玉。

这段时间除了打碟、一部剧，其实还有一条暗线也稳稳地牵着影迷与张曼玉的脉。说出来有点滑稽，但在香港影史里恐怕是会一直说下去的传奇吧，那就是影帝梁朝伟60大寿了，他的眼神多么“杀人”，他的性格多么社恐都是话题，但一篇代寿星细数过往的文章里，如果没有“花样年华”这一段就是不完整、失败的，这是一对从来没有真实地相恋过但似乎又相恋了二

十多年的CP，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他们的有缘无份。

只有当事人说的才最接近答案，张曼玉曾经说梁朝伟是一个敏感的人，她自己也是，那么敏感与敏感的碰撞就很难轻盈了。也正因为张曼玉的敏感，法国导演前夫会认为她就是一个神秘的东方女人。不但离开这段婚姻关系难以解释，连张曼玉拿下戛纳影后之后，作为“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女演员之一”的息影也不近人情。或许，我们所知道的、喜爱的张曼玉就是一块美玉的倒影，吸收情感，释放魅力，是公众虚假的期待，而作为真实港女的本体，却渐行渐远。

钱德勒
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

■ 情人看剑

像艾玛·汤普森那样牺牲

上次看如人情挑小鲜肉的戏码，居然是在电影《第一炉香》里，俞飞鸿饰演的梁太太引诱了尹恩饰演的大学毕业生兆麟。最近在电影《祝你好运，里奥·格兰德》里，见艾玛·汤普森以高龄之姿与小她三十多岁的男生交手，仍然让人心惊。

一种戏码，两样态度，相比而言，《第一炉香》的改编不太高明，对比它的小说原著、文学剧本与电影成片，可说是从含蓄幽微到简单粗暴：小说里简略写“梁太太正与卢兆麟打得火热”，影视化改编时，剧本里更进一步，“梁太太的卧室，合拢的帐帘，仿佛有风，动一动，又平息下来。”已经有所暗示，电影拍摄时却还嫌不够直给，让俞飞鸿与尹恩直接肢体纠缠，所谓为艺术大胆牺牲，这样的拍法，很难说就是最优解。

不是说拍得不美，相反拍得极尽香艳之能事，银幕上一个明艳照人，一个筋肉健硕，帐帘起伏，天雷地火，完工了当事人还侧躺为一尊卧佛，嘴角泛起满足的微笑。这应该是许鞍华导演近年作品里罕见的火辣场面，或许正因为甚少研习这类戏码，真要硬着头皮拍了，也就呈现出一种想当然的踏实与笨拙。自称是“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人”的编导，来遥想一群前朝余孽的颓靡堕落，难免陷入如此这般的刻板套路。

老房子着火，本不太好看，也让观者觉着尴尬，因为创作者让他们的人物尊严坠地。剧本里还让女主角葛薇龙说，“我姑妈是个可怜人，从来没有享受过青春。”空虚寂寞冷，所以要老来俏，以此来为其荒诞行径开脱。欲望写在脸上，复杂城府的人物被扁平化处理，一经说破，便无余味，这样的牺牲终究是错付了。李欧梵教授曾从气氛与细节等角度来谈张爱玲小说的改编问题，认为大多吃力不讨好，这次不过是再度印证。

女明星对年龄最是敏感，尤其面对不会容忍任何一丝瑕疵的镜头，必须做好充足的心理建设。在电影《姨媽的后现代生活》里，斯琴高娃有一幕穿着红色连体毛衣跳进泳池，自曝走形的身材，据说拍摄时她甚至在现场哭过，不过，一个“有些无厘头，总是处于被伤害状态，却不肯接受现实的单身老女人”（李樯语）却因此叫人过目难忘。轮到63岁的艾玛·汤普森，这次的牺牲更是前所未有的，她真诚地面对备受岁月摧残的肉身，层层剥开束缚自己的陈年心结。想来想去，华语电影圈能挑战这类角色的，陈冲与张艾嘉都是最佳人选吧。

长风新

媒体人